

泰国留学生形近字偏误及教学策略研究

张 宁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 山东 烟台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汉语学习热潮不断升温, 来华求学以及在本土学习汉语的泰国学生规模持续扩大。汉字作为汉语独有的书写符号系统, 因其形体结构复杂、形近字数量繁多, 成为泰国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最突出的难点之一。受泰语表音文字体系影响, 部分泰国学生在认读、辨识形近字时, 容易产生视觉混淆、错认误用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字学习效率和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本文以泰国来华留学生为研究对象, 结合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理论, 依托课堂观察、学习文本分析等方式, 系统梳理该群体形近字认读的各类偏误表现, 从汉字自身形体特征、母语文字负迁移、学习者认知模式、学习心态以及实际课堂教学等多个维度, 深入剖析偏误产生的深层原因, 并提出相关教学建议。

关键词

泰国留学生, 汉字认读偏误, 教学策略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 Errors of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Rel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Ning Zh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Received: June 11,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global demand for Chinese learn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ai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or learn Chinese in their home country. As the unique writing syst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feature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s, which stand out as a major difficulty for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ir Chinese acquisition. Influenced by the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of Thai, some Thai learners tend to have visual confusion, misrecognition and misuse when distinguishing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s, which to a certain extent reduces their efficiency of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estric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comprehensive Chinese proficiency. Taking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is study adopts relevant theor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ased on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learners' written work,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various errors in their recognition of similar-looking characters.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uch error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ir mother tongue, learners' cognitive patterns, learning attitude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condition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Keywords

Thai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cognition Error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汉语热”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泰国学生选择来华留学或在本国修习汉语。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泰国留学生习得汉语的必经之路，也是难点之一。在汉字习得过程中，形近字的认读一直是困扰学习者的“拦路虎”。由于汉字笔画繁复、部件组合多样，部分泰国学生在缺乏系统字形训练的前提下，认读汉字时易产生“依样画葫芦”式的视觉混淆。因此，深入分析泰国留学生在形近字认读上的偏误类型，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教学策略，对于提升泰国学生的汉字认读能力、优化国际中文教学具有一定意义。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中形近字的研究，早期主要建立在对比分析理论(Contrastive Analysis)和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的基础之上。英国语言学家科德(Corder)提出的学习者偏误理论，为分析留学生在目的语习得中的规律性错误提供了理论支撑。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母语文字体系与目的语的差异是导致认读困难的主要原因。对于表音文字背景的学习者而言，汉字的表意特征和复杂的方块结构构成了巨大的认知挑战。此外，中介语(Interlanguage)假说的提出，也让研究者意识到学习者在构建目的语规则时，会经历一个动态的、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这些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宏观的分析框架，特别是关于母语负迁移和视觉感知差异的论述，对于解释泰国学生为何难以区分形近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界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形近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两个维度。在偏误分析方面，国内学者多从汉字本身的结构特征出发。针对泰国学生，王银换(2025)的调查表明，泰国留学生在字形认读偏误中，形近字的认读偏误率最高，且多集中在笔画相似、部件相似的字组上[1]。这说明，针对泰国学生的形近字偏误具有显著的共性。程文艺(2023)也发现，留学生在笔形和结构上极易发生混淆，例如“天”和“夭”“己”和“巳”等[2]。在教学策略方面，国内研究主张“形音义”结合的教学法。王晓梅(2023)通过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的统计，提出应加强偏旁部首的教学，利用形旁表义的特点来区分形近字[3]。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然已经触及了泰国学生汉字认读的难点，但专门针对“形近字认读偏误”的

系统性实证研究仍有待深化。

2. 汉字形近字概述

2.1. 形近字的定义

由于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文字注重语义，以意合为主，文字音节少，形态多样，因此汉语中就出现了很多形近字。形近字又被称为形似字或近形字，指的是由于偏旁部首等相似或相近，由此造成字的整体轮廓或结构相似的汉字。形近字字形相近，读音不同，字义不同，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留学生极易造成混淆，由此产生错误读音和影响文章理解的偏误。

2.2. 形近字的类别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母语非汉语学习者产生的形近字偏误。陈五云从汉字结构角度出发，将形近字分为独体形近字和合体形近字。王火将分为特像字、对称字、旋转字、换位字和大同小异字五类。本文采取学者周文德的分类方法，将形近字从5个角度进行划分：

① 笔形差异。这类汉字字形笔画数量、排布位置完全一致，仅单笔画的书写形态不同。例如“己、已”。

② 笔画数差异。这类汉字整字轮廓、结构十分相像，笔画数量存在增减。细微的笔画差别很容易被留学生忽略。例如“目、日”。

③ 笔画位置差异。这类汉字笔画数量、笔画形态全部相同，仅单根笔画的长短、落点、高低位置不一样。字形差别极其细微，是留学生书写高频易错字。例如“末、未”。

④ 构件位置差异。这类汉字的构字部件完全相同、笔画总数不变，只是部件的上下、左右排布位置发生改变。例如“陪、部”。

⑤ 构件形体差异。这类汉字部件相似度高，整体结构、笔画数量、部件位置均无变化，仅替换了外形相似的构字部件。例如“晴、睛”。

3. 泰国留学生学习形近字现状

3.1. 面临的问题

目前针对泰国学生的初级汉语课堂以语音、语法教学为核心，侧重句型练习与口语交际训练，汉字教学往往处于附属地位，缺乏系统的教学安排。这一现状使得不少泰国学习者即便步入中高级学习阶段，依旧存在认字、书写与用字方面的偏误，形近字辨识更是学习汉语过程中的痛点。杜智群所整理的八百组形近字覆盖范围广，主要面向汉语母语使用者，对于以日常交际为主要目标的泰国汉语学习者而言，无需全部掌握，但这并不代表形近字学习可以被忽视，其仍是汉字学习中不可轻视的内容。结合针对泰国留学生的专项调查与课堂观察能够发现，不同汉语水平的学习者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高级阶段的泰国学习者具备一定汉字积累，形近字单独出现在不同语境中基本能够识别，可一旦将形近字并列对比，就容易出现判断失误；初级与部分中级学习者的问题则集中在认读与书写层面，从听写、书面作业等学习材料中可以看出，这类学生尚未形成基本汉字语感，书写仅停留在机械临摹的“依样画葫芦”阶段，形近字辨析的整体正确率偏低。整体来看，受泰语拼音文字体系影响，泰国学生整体形近字辨析能力弱于汉字文化圈学习者，在认读、书写、实际运用中均存在混淆错写的情况。

3.2. 问题产生原因

1) 形近字自身属性构成天然学习障碍。汉字作为历经数千年演变的表意方块文字，其构形特点、字形差异与字义演变，是造成泰国留学生形近字辨识困难的首要客观因素[4]。汉语中形近字普遍存在外形相似度高、区分特征细微的特点，像人-入、未-末、瓜-爪等典型字组，整体轮廓高度一致，差异仅体现在单笔形态、笔画长短、落点位置等细节之处。对于泰国留学生而言，他们只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汉字

“长相相近”，却难以捕捉细微差别，更无法将字形差异与汉字本义、引申义建立有效关联。在母语思维下，他们难以理解“一笔之差、一字之别”会带来语义的巨大变化，自然无法从字义层面辅助区分形近字。

从构形规则来看，汉字以笔画为基础单位，笔画之间存在相交、相接、相离三种固定组合关系，同时笔画长短、曲直、位置都有严格规范。这些精细化的构形规则，是汉语母语者自幼习得的基础常识，却成为泰国留学生的认知盲区。泰国留学生观察汉字时，习惯于优先识别整体轮廓，再粗略查看局部笔画，而非汉语母语者从部首、部件入手，由局部到整体、有序拆解分析的认知方式。这种观察逻辑的差异，直接导致书写环节出现大量偏误：要么随意增减笔画、改动笔形，要么调换构件位置、混淆相似部件，最终形成各类形近字错字与别字。

从文字演变角度来看，现代汉字经过多次简化、形体改革，大量原始象形、指事、会意字的造字理据逐渐弱化。许多汉字原本依托字形直观体现本义，简化之后字形趋于同化，字源线索消失，字形与原始含义的关联变得模糊。部分汉字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引申出新义，一字多义现象普遍。对于缺乏汉字文化背景的泰国留学生来说，原本可以依靠字形溯源辅助辨析的形近字，如今失去了有效的区分依据，面对字形相近、语义繁杂的汉字，极易产生模棱两可的认知，进而对形近字学习产生畏难心理。复杂的形体结构、细微的字形差异、断裂的字理脉络，共同构筑了泰国留学生学习形近字的天然壁垒。

2) 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泰语属于典型的表音文字，与汉语表意文字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文字形态、书写逻辑、学习模式的巨大差异，产生了强烈的母语负迁移，这是泰国留学生形近字偏误产生的核心原因之一。泰语以线性字母为基本单位，书写呈横向线性排布，学习核心围绕字音展开，字母形态、位置的细微变化一般不会彻底改变文字含义。长期使用拼音文字的泰国学习者，早已形成固定的文字认知与书写习惯。在他们眼中，汉字是一个个形态怪异的方形图案，而非由笔画、部件有序组合的文字符号。初学汉字时，由于对汉字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学生并非按照笔画笔顺规范书写，而是像“画画”一样临摹整体外形，这种“画字”模式，注定难以把控字形细节，形近字的细微差别自然被完全忽略。

在学习逻辑上，泰语遵循“听音识形、由音推义”的规律，字音是串联字形与字义的核心纽带。泰国留学生沿用这一思维学习汉语，习惯先认读音，再依托读音理解含义、书写字形。但汉语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意文字，绝大多数汉字的字形与读音不存在直接关联，尤其大量形近字或是同音不同义，或是近形不同音，完全无法依靠读音进行区分。例如“辩、辨、辫”读音相同、字形相近，仅凭字音无法辨别；“末、未”外形相似、读音有别，听音也难以对应正确字形。这种学习逻辑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泰国留学生原有的文字学习经验，大大提升了形近字的学习难度。

同时，对比汉字文化圈学习者能够发现，日韩等国虽也存在母语负迁移，但因其本土长期使用汉字，学习者对汉字形态、结构具备先天适应能力，形近字辨析能力整体更强[5]。泰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大部分学习者从零接触汉字，没有足够的前期积累。二者的差距进一步印证：拼音文字的思维定式，干扰了泰国留学生对汉字构形规则的理解，是形近字偏误高发的重要诱因。

3) 学习者认知偏差与学习心态失当。除客观文字差异外，泰国留学生自身的认知模式、学习策略与学习心态，也是形近字偏误持续存在的关键内因。

初级阶段的泰国留学生接触汉语时，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汉字的整体外形上，片面认为只要临摹出大致轮廓，就算掌握了汉字。他们忽视笔画、部件的组合规律，无法意识到相交、相接、相离等笔画关系对字形的约束。在临摹书写的过程中，笔画长短随意改动、多余笔画随意添加、必要笔画无故省略等问题屡见不鲜，这也是笔形、笔画数、笔画位置类形近字偏误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留学生不具备部件拆分意识，习惯将合体字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由相同构件组成、仅位置不同的形近字(如眚-晃、

陪 - 部), 很容易颠倒部件方位, 造成书写错误。

根据二语习得理论, 学习者会不自觉地将第一语言的学习经验、思维方式迁移到第二语言学习中。泰国留学生在掌握一组形近字后, 会下意识将同类字形特征套用到其他相似汉字上。例如学习完“大、太、犬”一组字, 了解到“大”字增减点画会形成新字, 在接触“尖、态、哭”等外形相近的汉字时, 就容易混淆笔画与部件, 形成连锁式偏误。这种机械式类推, 没有结合汉字构形与字义进行区分, 只会不断加剧形近字混用的问题。

泰国初级阶段学习者接触的汉字总量较少, 出现的形近字数量有限, 这也很容易让他们产生“形近字数量少、区分简单”的错误认知, 主观上放松对形近字的学习与辨析。在日常学习中, 部分学生仅以认读、机械抄写为主要方式, 不会主动对形近字进行归类整理、对比辨析, 也不注重结合词义、语境加深区分。面对作业、听写中出现的形近字错误, 学生们只是简单订正, 不会总结错误原因, 同类偏误反复出现。轻视的学习心态搭配僵化的机械记忆模式, 使得形近字的辨析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4) 教学环节的不足, 是泰国留学生形近字偏误长期得不到纠正的外部诱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电写时代到来, 当前面向泰国留学生的初级汉语课堂, 普遍以语音、语法为核心, 教学重点集中在语音训练、句型讲解、句式操练上。汉字教学长期处于附属地位, 没有独立的汉字专项课程, 课时分配严重不足[6]。部分教师不够重视形近字辨析, 在课堂上针对该部分的讲解较少, 没有系统讲解笔画规则、部件含义、构字原理, 也无法针对形近字开展集中对比、专项训练。形近字的区分要点往往只是一笔带过, 零散的讲解无法帮助学生建立系统的辨析思维。

教师对形近字教学重视不足。部分汉语教师默认形近字属于“细枝末节”, 认为学生随着汉语水平提升会自然区分, 因此在课堂上很少主动归纳高频形近字, 也不会专门讲解形近字的区分方法。对于“人 - 入”“土 - 士”这类差异隐蔽的字组, 教师缺少针对性的笔画、部件对比演示; 对于“晴 - 睛”“渴 - 喝”等形声类形近字, 也未结合形旁表义的规律讲解区分逻辑。教学上的忽视, 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形近字无需重点学习”的错误认知, 形成“教师不强调 - 学生不重视 - 偏误频发”的恶性循环。

教学方法单一固化。课堂进行汉字教学时, 沿用“教师领写 + 学生重复抄写”的传统模式, 形式枯燥且缺乏针对性。笔画对比、部件拆解、字理讲解、趣味练习等多样化教学手段占比较少, 对学生主动观察字形细节的引导不足。单一的训练模式只能强化机械记忆, 不能帮助学生理解形近字的差异本质, 即便学生反复抄写, 也依然无法从根源上规避错写、混用问题。

4. 汉字教学中形近字教学策略

结合泰国留学生形近字偏误的多重成因, 本文从教学规划、授课方法、学习引导三方面提出针对性改进策略, 助力降低形近字错用、混用问题。

4.1. 调整课程布局, 强化汉字专项教学

改变初级汉语课堂重语音语法、轻汉字的现状, 单独划分汉字教学课时, 将形近字辨析纳入常规教学内容。结合泰国学生的学习范围, 摒弃繁杂的形近字清单, 选取 HSK 考试大纲中高频易错字开展集中教学, 避免内容冗余。教师需提高重视程度, 在生字讲授环节主动对比形近字, 不再简单一笔带过, 从课堂源头纠正学生轻视形近字的心态。

4.2. 优化教学方法, 贴合学生认知特点

针对泰国学生习惯整体观察、不懂拆分部件的问题, 优先采用笔画对比法, 用彩色标注、板书放大等方式突出细微差异, 直观展示笔形、笔画长短、位置的不同。讲解合体形近字时, 运用部件拆解法, 结

合形旁表意规律解读字形,如区分“渴、喝”时,讲明“氵”关联水、“口”关联动作,帮助学生建立字形与字义的联系。同时适当引入汉字字理与简单字源知识,弥补汉字简化后理据弱化的问题,让学生理解字形差异的由来。考虑到泰语拼音文字的思维定式,刻意训练学生“先拆部件、再看整体”的观察逻辑,扭转“画字”式的临摹习惯[7]。

4.3. 规避母语负迁移,减少不当学习迁移的影响

教学中明确区分汉、泰两种文字体系的差异,提前告知学生汉字笔画、部件不可随意改动,打破“字母可小幅变化”的固有认知。针对学生机械类推字形的问题,对形态相近的字组集中辨析,如讲解本课相关词语后,结合学生水平,适当进行课外延伸,专门对比同类字形,提醒学生不能盲目套用规律,引导学生结合字义而非外形区分汉字。

4.4. 丰富练习形式,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热情

利用场景联想记忆法帮助学生记忆。结合泰国学生熟悉的本土生活场景设计专属记忆素材,规避通用口诀脱离泰国学情、难以理解的问题。例如区分“渴、喝”,结合泰国热带高温饮水场景,创作口诀“渴了缺水找椰汁,张口喝水用嘴巴”。依托泰国学生熟悉的集市、椰汁、特色生活记忆构建联想画面,降低形近字记忆难度,利用文化共鸣提升记忆留存效果。

利用小游戏进行课堂互动,让学生在趣味中学习。依托线上轻量教学工具,针对泰国留学生高频混淆形近字,课堂进行互动游戏。游戏界面适配泰语双语注释,将形近字成对展示,设置标注细微差异、选字填空、正误闯关等关卡;课堂可投屏集体完成,课后可分享链接供学生自主练习。

多元化线下分层练习,引导学生建立自主纠错体系。针对不同汉语水平学生分层设计专项练习。初级阶段设置形近字圈画找不同、简单组词等指令易懂、操作简单的游戏;中高级增加语境选字填空、短文改错、形近字语段写作练习,在真实语义场景巩固辨析能力。

5. 结语

形近字辨析是泰国留学生汉字学习路上的一大难点,其偏误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汉字自身形体特征、泰语表音文字的母语负迁移、学习者认知,以及课堂教学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泰国学习者而言,摆脱“画字”式的学习思维、建立汉字形音义相结合的认知逻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在面向泰国留学生的国际中文教学中,教师需正视形近字教学的重要价值,打破固有模式,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学习规律,灵活运用笔画对比、部件拆解、字理讲解等多元教学方法,将形近字辨析融入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积极引导端正学习态度,摒弃机械临摹、盲目类推的不良学习方式,主动归纳总结易错字组,在练习与运用中逐步掌握辨析技巧。

汉字教学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近字教学更是其中精细化教学的体现。唯有立足学情、对症下药,不断优化教学思路与方法,才能切实帮助泰国留学生攻克形近字辨识难题,夯实汉字基础,进而全面提升汉语综合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银焕. 东南亚留学生汉字认读偏误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 2025.
- [2] 程文艺. 对外汉语教材中易混形近字研究综述[J]. 汉字文化, 2023(11): 83-85.
- [3] 王晓梅. 基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字中的形近字研究[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3): 65-70.
- [4] 王晓梅. 对外汉语教学形近字教学策略初探[J]. 丝绸之路, 2022(3): 189-192.

-
- [5] 孙伊蒙. 形近字教学策略探究——以 HSK 三级考试大纲为例[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1(5): 133-135.
- [6] 张浩宇.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形近字教学[J]. 汉字文化, 2020(4): 56-57.
- [7] 王璐瑶. 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形近字偏误分析与教学策略: 以泰国春武里府技术学院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